

長篇創作

恨

馮玉奇著

上海大明書局印行

馮玉奇著

長篇社會
言情創作

恨

上海大明書局印行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著作人

馮玉奇

校閱人

邵鈞軒

出版者

大明書局

發行所

大明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
分售處

國內外各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第一版

• 筆底血淚★紙上恨史 •

邵鈞軒先生兩大精湛傑作

• 淒豔纏綿★百讀不厭 •

夢

這是一個敘述二代之間的撲朔迷離的故事，女主人翁的絕命書裏是有着這麼的幾句話：「我的命運多舛，一生波折太多，我永遠是被環境支配着，讓惡劣的環境把我推入了罪惡的漩渦……」本書充分的暴露了專制婚姻的罪惡和自由戀愛的悲哀。造物忌人，真是使人心酸淚落，不勝低徊。先生以清麗委婉之文筆，縷述此一極盡曲折變幻之故事，可謂句句扣人心弦，處處引人入勝，這誠是文藝的神品，眼淚的結晶。

星

這是一本別開生面以電影界作為背景的長篇小說，攝影場上的形形色色，無不一一收入筆底，描摹殆盡，使讀者均有身歷其境之感，尤其將一個女明星上銀幕前後的心情來曲曲傳出，更可謂入木三分，恰到好處。但是書中男主角鄒鵬飛和女主角白玲的悲慘遭遇，却又是使人要同聲一嘆，為之抱憾不止；醫院中二人對泣一節，已寫盡人間至情，字裏行間，到處淚跡斑斑，令人不忍卒讀——以上引自嚴俊先生序言。

上海大明書局隆重出版

長篇社會
言情創作

恨

馮玉奇新著

雖然是在黑沉沉的夜裏，但天空是血紅的，彷彿一爐子火炭似的；燃燒得厲害。深夜的空氣並不靜寂，相反地顯得嘈雜而熱鬧。一回兒轟隆隆，一回兒嘩啦啦，一回兒劈劈拍，一回兒噼留留。這聲音是令人心驚肉跳，魂飛魄散，幾乎會昏絕倒地的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原來就是滬戰開始後第二天八一四的夜裏，在閘北四周，便陷入在火網裏面。一個炮彈落下之後，那居民的房屋就像浪花那麼飛濺起來。濃密的黑烟，隨了狂風捲向空中，接着在濃烟裏面冒出毒蛇舌尖兒那麼的火燄。這是一次人類的浩劫，中國人民的浩劫；閘北戰區中的居民底浩劫，是一羣窮苦無力逃難老百姓的浩劫！

一綫曙光，從黑漫漫的長夜裏破曉了。天空中已消失了鮮血般的紅光；但戰神的臉兒是顯得萬分恐怖，使陽光不敢透露出來。灰色的浮雲中，滲和了淡黑的烟霧，一陣一陣的向上冒，這烟霧在夜裏就是火光。整個的閘北，在火爐子裏融融的燃燒。

郎露茜這個可憐的姑娘；她因為家裏人口衆多，無力逃難，因此只好在戰區裏聽天由命。但野心國家是慘無人道的，在飛機濫施轟炸，炮彈無情亂放之下，他們安得不遭難其中

呢？有錢的人，平平安安的逃入租界，頂房子，借旅館，仍舊安如泰山，連一些兒驚嚇都用不到受着。但窮苦的人兒是只好等死了；不！也許是老天可憐着她，不忍心這位聰明美麗的姑娘死在炮彈下吧！她在一度昏厥之後而悠悠地醒了回來。

這時天色已亮，郎露茜有些神智糊塗的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生是死？睜開眼睛向四周一望，只見屋倒牆坍，磚石遍地，幾根屋樑還在融融燃燒。她奇怪着自己爲什麼沒有給磚石木柱壓死，抬頭一望，原來自己的身上覆了一張八仙桌。雖然一根桌腳已斷，但三隻桌腳還撐住地上，因此磚石等倒下來就壓在桌面上，自己固然沒有懼難，而且連一些兒微傷都不曾傷及。郎露茜驚魂稍定，忽然想到了爸媽和弟妹，她的芳心立刻又焦急起來。於是慢慢爬起身子，口裏叫着爸爸！媽！弟弟！妹妹！喊個不了。但叫了多時，却沒有人答應。露茜暗想，難道父母弟妹都死了嗎？那留下我一個人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一陣悲痛，忍不住淚如泉湧。回眸四望，這明明是中原裏的房屋，還有幾幢房子，傲倖沒有中彈，還孤獨地矗立着，郎露茜一面在瓦礫中爬行，一面哭喊着爸媽弟妹。

忽然被她發現了倒牆下面露出一條手臂，雖然衣袖上沾了灰沙和泥土，但郎露茜還可以認得出這是爸爸穿的白竹布短衫。可憐郎露茜心中這一悲痛和焦急，她也顧不得地上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的難走，猛可站起身子，奔了上去。但兩腳被亂磚頭一絆，身子早又跌了下去。膝踝撞在磚石上，她的嫩膚上已流了血。可是她並沒有感覺得疼痛，仍舊地爬行着過去。伸手把磚石泥土拚命的挖開，當她發覺爸爸臉兒的時候，誰知已經血肉模糊，慘不忍睹的早已

氣絕身死了。這時郎露茜心頭的悲痛。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呢？這就摸着爸爸冰冷的手兒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郎露茜哭了一回，心中暗想，在這個年頭兒做人，性命太不值錢了，爸爸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，這冤枉向誰訴說呢？唉！我縱然哭死了又有什麼用？還是快些再找尋母親和弟妹要緊，也許他們沒有死哩！這就忍痛丟了爸爸，東張西望的又四處找尋。口裏還高聲叫道：

「媽！媽！你在那裏？露芬！露清！露英！姊姊在叫你們，你們聽見沒有？爲什麼不回答我呀？」

「大姊！……大姊！……」

忽然聽到了這兩聲顫抖的呼叫，郎露茜好像發現了什麼珍寶一般的興奮和快樂。遂又急急的叫道：

「你是露芬還是露清？你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是露清，大姊！我在這裏呀！我痛死了！啣啣！啣啣！」

露清是露茜的弟弟，他還只有八歲，他聽了姊姊的問話，一面低聲的告訴，一面便大哭起來。有了他這一陣子哭聲，倒使露茜有了找尋的目標，遂急急的尋聲而往；果然被她發現八歲的弟弟給一根笨重的木柱壓住着，他雖然想掙扎，但却是一些兒也動彈不得。露茜瞧了，慌忙奔上前去，用盡氣力，把木柱移開，抱住了露清，姊弟兩人都哭了起來。一回露茜急急問道：

「弟弟！你可曾受傷了沒有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不知道，我只覺混身都痛，腿……上更痛得厲害。喔唷喔唷！大姊！爸爸和媽呢？他們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露茜聽弟弟這樣回答，知道他小身體一定被木柱壓傷了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？忽然又聽弟弟問起爸媽，她想到爸爸已死於非命，眼淚又滾滾地掉落下來。哽咽着說道：

「弟弟！我們找罷！媽！媽！露芬！露英！」

「媽！二姊！二姊！……」

姊弟兩人高喊了一陣子。却聽不到她們的回答。露茜問露清能走嗎？露清兩腳落地，便呼痛不止，顯然他的腳是被壓壞了。遂用盡氣力，把弟弟先抱着離開了瓦礫堆，來到弄堂裏空地上，放他坐下。低低叮囑他不要動，說我找尋媽和妹妹去。露茜第二次奔入瓦礫堆中，被她發現了母親躺在一把斷了腳的椅子旁邊，手臂上流着血，這血和灰沙混合着，已沒有了紅的顏色。她另一條手臂還緊緊地抱着那個三歲的露英妹妹，但露英的頭頂上豎着一塊尖石頭，血流滿面，看來已經是沒氣的了。露茜爬到母親身旁，一摸她胸口，還有些熱氣，知道母親還有救星，遂急急搖撼着她身子，哭叫着說道：

「媽！你醒醒！你醒醒吧！」

「啊！你……是露茜！我們在陰世路上會面了嗎？」

邱太太被露茜弄醒過來，她睜開眼睛，驚駭的神情，望着露茜的臉兒，怔怔的問。露茜

連忙搖頭說道：

「不！媽！我們還活着，我們還活着哪！」

「露英！露英！啊！苦命的孩子！她……沒有氣了！……」

郎太太聽露茜告訴還活着，遂回頭去望她懷抱內的小女兒，但露英已經不會啼哭了，郎太太一陣傷痛，便傷心地哭了。露茜也哭道：

「媽！爸爸也死了！」

「什麼？他……也死了？……唔！這算不得希奇，我們還能活着，這本來是僥倖的事。露茜！你的弟弟和露芬呢？他們也完了吧？」

郎太太在一度悲痛欲絕之後，她又點點頭，自言自語的說。接着含了眼淚，又向露茜低低的問，神情是分外的淒慘。露茜連忙說道：

「弟弟沒有死，我已把他抱出在弄堂裏坐着，二妹還沒有找到，不知是生是死？媽！事到如今，沒有辦法，你只好棄了小妹的屍體，快些逃性命罷！」

「露清沒有死嗎？啊！阿彌陀佛，這終算是你爸爸的積德，我們郎家還留着後代。露茜！你媽雖然還活着，但傷得很厲害，看來早晚也逃不了一個死。假使活着受苦，那還不如死了可以免却痛苦嗎？好在露清活着，我很放心。你們姊弟兩人快逃命吧！我不想再逃，我預備跟你爸爸妹妹在這兒葬身了。」

聽了露清活着的消息，郎太太滿面慘痛之餘，也會浮現了一絲欣慰的苦笑。她顫抖着聲

音，低低的說，但露茜如何肯丟了一息尚存的母親自己逃命呢？於是抱了她身子。流淚說道：

「媽！你不要這樣說，你快些兒跟我走吧！我們一塊兒逃命，一塊兒過活。否則，我們就一同死在這裏也好，我也不走了！」

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你的弟弟怎麼辦？好！我走，我走！」

郎太太聽女兒這麼說，心中不免急了起來。遂只好掙扎着站起，她低頭看着地上躺着露英的屍身，她的眼淚像雨點似的滾落下來，露茜半抱半扶的把她扶出來，幸虧郎太太傷的是手臂，所以兩腳尚能行走。當她走到弄堂裏和露清相見的時候，母子抱在一起，又鳴咽咽的哭了起來。露茜也顧不得他們母子在哭泣，她又一拐一拐的奔入瓦礫中去找尋露芬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見街堂外奔進一隊救護員來。他們見了郎太太母子倆坐着哭泣，便急急的說道：

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此刻鐵門開着，你們快跟我們逃到租界去罷！」

「露茜！露茜！你在那裏？鐵門開了，我們快走呀！」

郎太太一聽，連忙急急的叫喊，露茜在瓦礫堆中匆匆的奔出來，哭喪着臉兒，流淚說道：

「我找不到二妹在那裏？怎麼辦呢？」

「看來兇多吉少，那裏再管得了她？露清這孩子腿壞了不能走路，我又抱他不動，你

快來抱弟弟走罷！回頭鐵門一關，我們再也沒有性命了。」

郎露茜聽母親這樣說，也只好硬了心腸，把弟弟抱在手裏，一面還扶着母親，急急的走出弄口外來，只見弄外停了一輛卡車，上面都是頭破血流受傷的老百姓。郎露茜要求他們給自己母女上車，在地上坐下。不多一回，這一隊救護員又在弄內抬出幾個受傷的居民，積到車上。郎露茜自說自話的問着，說我的二妹救出來沒有？衆人沒有回答，都在她灰沙沾滿了的臉上逗了一瞥，不多一回，汽車便開出鐵門外去了。

郎露茜六口之家，只逃出了三個人。爸爸和小妹是死定了的，她親眼瞧見的，所以倒也死了這條心。只有二妹露芬。生死未卜，萬一她沒有死，只受了一些傷在瓦礫堆中，可憐她不是活活的要餓死嗎？爽爽快快的死了，失了知覺，那倒不算痛苦，像這樣慢慢的死去，那不是太痛苦太悲慘了嗎？露茜這樣想着，一路上眼淚沒有乾過，她真有些癡癡然的樣子。

這一卡車受傷的百姓，送進了紅十字會，由醫生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醫治，露茜雖然沒有受傷，但膝踝上跌破了，剛才鼓着勇氣把弟弟母親救出來，倒也不覺得什麼。可是此刻定心下來之後，却覺膝蓋上疼痛十分，連走路都有些困難。

紅十字會的傷人實在太多了，所以除了重傷的百姓能在院中住宿，認爲輕傷的人兒，經過醫生包紮之後，便即催促出院的。護士長在一一的檢視過來，見露茜母女三人傷得還輕微的，遂對他們說道：

「你們的傷沒有什麼生命危險，所以請你們出院罷！」

「先生！你……做做好事，發發慈悲心吧！我們的家在開北被炮火毀了，在這租界裏沒有安身之所，請你給我們住幾天罷！」

郎太太一聽他來催促出院，先着急了起來，愁眉苦臉的哀求着說，眼淚已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露茜聽了，也慌忙懇求着說道：

「先生！我們雖然是受了一些輕微的傷，但我和弟弟都傷在膝踝上，所以一時裏難以步行。你做做好事，就給我們住幾天，等我們能行走的時候，一定離開這兒好了。」

護士長回頭望了露茜一眼，見她穿了一件淡青的麻紗旗袍，可是已經骯髒得不成樣子。露茜兩條臂膀，雖然圓圓的很豐腴，但沾了灰沙和泥土，還有兩處皮膚擦開了，有了一些血印子。她頭髮亂蓬蓬的，也沾上了白白的灰沙，臉蛋輪廓雖生得端整，但却抹了一個鬼臉，從可知他們確實是從炮火之中逃出來的，一時動了一些哀憐之心。遂點點頭兒，說道：

「那麼你們就住着罷！不過病房是沒有份兒了，跟我到那邊走廊裏坐着罷，回頭我給你一個牌子。」

「多謝先生的恩典，希望你長命百歲罷！」

郎太太不待露茜回答，就急急的說，還向他連連的拱手。那個護士長微微一笑，却沒有作答。領了他們三個人到那邊長廊裏來這長廊本來是行人道，現在變成臨時病房，滿地的都是受傷的窮苦百姓。護士長指定了一個地位，給他們三人坐下，他便匆匆的走開去了。

郎露茜回眸見這四周受傷的同胞，個個鳩形鵠面，狼狽到了極點，有幾個斷了腿的，折了手的，還在呼痛呻吟，空氣是沉悶而悲慘。她心中不免想到了爸爸和露英慘死的情形，她的眼淚，又像雨點般的滾下來。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，亂世的人民，根本比鷄犬還不如，性命太不值錢了。可憐爸爸和小妹就這樣死在瓦礫堆中，不要說沒有誰會給他成殮安葬，恐怕……想到這裏，再也不忍想下去，她幾乎掩着臉兒哭泣起來，但又怕傷了母親老人家的，所以她竭力忍熬住了。這是敵人恩賜給我們吃這樣的苦，我有這麼一個日子，終要給爸爸報仇，跟敵人拚命不可。郎露茜這時心頭由悲痛而變成憤激，她眉宇之間也會浮現了一股子殺氣。

不多一回，那護士長匆匆走來，給露茜一塊牌子，他沒有說話，又走開去了。露茜見牌子上寫着五百四十六號的字樣，翻面還有「母子女三人」五個字，心中暗想，大概憑這塊牌子住宿的罷！於是藏在貼身的衣袋內。這時有個傷了腿的男子，忽然大罵起來。說道：

「他媽的！這慘無人道的鬼子兵！毀了我的家，殺了我的父母，妻子，兒女，剩下我孤零零一個人，我和你誓不兩立，我馬上當兵去，我要殺敵！我要殺敵！我要報仇！」

那男子的神經受了過分的刺激，他瘋狂地跳了起來。但他到底是傷了腿部的人，一時痛得站立不住，終於昏跌倒地上去了。被這男子如此一來，激動了滿地坐着難胞的痛心，有的哭爹，有的哭子，有的哭夫，有的哭妻，這是一幅多慘多悲的流民圖呀！郎太太露茜露清也

都隨着哭泣起來了。

已經是中午的時候了，國曆八月，在農曆還是七月裏的天氣，這是盛夏的季節。長廊上無遮無蔽，烈日熱辣辣的照逼着這可憐的一羣，大家都是臭汗盈盈，好比活地獄裏受罪一樣。郎露茜想着這次從炮火之中雖然是九死一生的逃出了性命，但身邊一些兒東西也沒有帶着，在這暑夏天氣，晚上睡覺，固然不用被褥還可以過去，但衣服不能換，洗浴無處洗，這樣光景，和乞丐有什麼分別？那以後的生活將怎麼樣過下去？假使在這社會上丟臉挨苦，倒還是死了乾淨得多呢！露茜這樣想着，真是急斷了肚腸根。但光是急急，又有什麼用？她除了嘆氣之外，是只有默默地流淚了。但這時露清却叫肚子餓了，他說口裏一陣陣清水冒上來，實在餓得有些兒受不了了。郎太太摸着身邊的錢袋，這是她在家裏預先就藏好的二十五元錢，幸虧沒有遺失。遂取了一元錢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被你一叫肚子餓，我也餓了起來，露茜！你一定也很餓吧！我們想法子去買大餅油條來吃好嗎？不過你們姊弟倆走不了路，我又認不得這裏是什麼路？那可怎麼辦呢？」

「老太太！我給你們去買好了，不過買來之後，給我也吃一副大餅油條。」坐在郎太太隔壁一個中年男子，衣衫襤褸，他是傷了頭部，用紗布包紮着，當下就含了笑容，向郎太太低低的回答。郎太太聽了，好不歡喜，遂向他連連道謝，一面把鈔票交給他，一面說買來當然大家吃，那男子接了錢，便匆匆走出紅十字會去了。

約摸十分鐘後，那男子買了兩副大餅油條回來了。一副放在嘴裏咬着吃，一副拿在手裏，他並不走到郎太太這邊來，却另外找個空地坐下，管自的吃着。郎太太一見這情形，不由急了。遂走了上去，說道：

「喂！你這位先生這麼啦？我叫你代買幾副大餅油條，你爲什麼不給我呀？還有找回來的錢呢？快拿給我呀！」

「喂！你這個老太婆莫非瘋了嗎？誰拿過你的錢呀？我買我的大餅油條吃，與你什麼相干？這年頭兒做人，自管自也管不了，你還問我討吃嗎！對不起！沒有沒有。」

郎太太做夢也想不到這男子會回答這兩句話，一時氣得全身發抖，臉都發青了。張大了眼睛，氣呼呼的說道：

「什麼？什麼？你……這個騙子！你……騙了我一塊錢，你……喪盡天良，真是太狠心了，太沒有人格了！」

「放你媽的臭屁！誰騙你的錢呀！你這老娼婦胡說白道莫非是個瘋子嗎？你再吵吵鬧鬧的，我可請醫院裏的人把你趕出去了！」

郎露茜見那男子兇巴巴的站起身子，大有揮拳欲打母親的樣子。這就顧不得膝踝上疼痛，一拐一拐的走了過去。把母親拉開了，向那男子。說道：

「先生！我們都是遭災落難之人，受了鬼子的苦，我們都是一樣可憐的人。照說呢？我們難胞應該互相愛護幫助才好，不料你還用這種手段來欺騙我們，拐騙了一元

錢，那是吃得完用得完的。但你的良心，我覺得是太黑一些了。媽！我們也不必和他多爭論。反正口說無憑，錢已落在他的手中，還有什麼理由可說呢？不過使我們受了一個教訓，可以知道社會是黑暗的，人心是險惡的。同樣在患難之中的人兒，尙且這麼損人利己，那就無怪異邦鬼子，慘無人道的要來侵略我國了！唉！這世界，這世界真是完了！」

「露茜！他……他……竟這麼的黑良心，雖然只有一元錢，但也有一百個大餅可以買，我們娘兒也有幾天可以活命。現在……現在……他騙了我們，我們良善的人終於上當的了！唉！天哪！爲什麼要給我們九死一生中逃出來呢？和爸爸一塊兒的中彈死了不是乾淨得多了嗎？」

郎太太聽了女兒這一番痛心疾首的話，她也慘痛欲絕的說，一面忍不住掩臉哭泣起來。露茜拉了她走回原來的坐地，一面也長吁短嘆的流淚。那男子默默地吃着大餅油條，雖然沒有說話，但他心頭似乎也有些羞愧和不安。唉！這就是絕路無君子，從此這上海社會就更沒有太平的日子了。

可憐露清咽着唾沫，拉了郎太太衣袖，却還哭吵着要吃大餅油條。幸虧這時紅十字會裏的侍役，已抬了一大桶的薄粥來，因爲傷人多，沒有這許多飯碗來分配，所以一個人一隻洋鐵罐子，每人盛了一罐子薄粥，也沒有菜，也沒有筷子。郎太太母子三人，各捧一隻洋鐵罐，低了頭兒，唏哩呼嚕的喝粥湯。露清一不小心，把嘴兒割破了，滿口流着血；八歲的孩子

子懂得了什麼，便哇的一聲哭了。郎太太急得忙拿衣袖給他拭去血水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

「苦命的孩子！你要吃得小心一些兒啊！」

「唉！這還是人過的生活嗎？早知道逃到租界裏是受這樣的痛苦，我情願和爸爸死在一塊兒了！」

郎露茜眼淚像雨點一般掉落在洋鐵罐子裏，人家說眼淚淘飯吃，這是形容做人的苦，但他們是眼淚淘粥喝，這生活是更比黃蓮苦三分啊！

太陽走完了一天的行程，疲倦地沉淪到西山腳下去了；夜風一陣陣的吹拂着，氣候比較涼快了許多。郎太太母女三人又喝過了晚上的粥湯，他們默默地呆坐着。這時空氣相當靜悄，因此可以聽到隆隆的砲聲，在天空中隱約的播送，郎露茜抬頭望着西北角上微紅的天，她想着還有幾許同胞在戰區中沒有逃出來，此刻不幸的恐怕已隨了炮聲而化灰塵了吧！郎露茜這麼想着，淚水又會滾下了兩頰，郎太太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

「露茜！這樣的下去，也終不是一個辦法，我的意思，還是找你的表姨媽去罷！你瞧我們身上饑得這個樣子，沒有衣服換身，沒有面布洗臉，沒有蓆子，沒有線毯，這麼三個光身，那還成了教化子嗎？」

「可是表姨媽只住了一個亭子間，還有三個小孩子，他們自己也有人滿爲患的苦楚，怎麼再能有給我們三人容納的地方呢？叫別人爲難，我們情願自己苦一些。過兩天後，再作道理吧！」